

357.64
447.7
24

小鳳雜

著

君博題



主序

小鳳之刊古戍寒笈記。予爲作叙矣。刊篇引樓稗鈔。予爲題詞矣。茲其朋好復爲其刊雜著。屬予爲弁言。小鳳中懷耿耿。所未獲下臍者。予旣爲一再吐之。今將何辭爲報耶。顧予所著說部。可得而論也。二十年還說部警世之說大昌。饑士賤儒。知可居奇。則競爲之徵稿而限期日。核字而規酬金。急就而弗暇檢。尤燕而弗遑刪。甚至一人所著。前後達數百萬言。則復刊爲叢書。以謀利者。嗚呼。古人何遽不今人若。果有著書若是之夥。且亟哉。漢武飛燕諸外傳。字不盈萬。在今衡厥值者。得毋見絀。更遑論黃河遠上耶。鮮耻寡廉之徒。密調人家中葺。宵小姦回。詳記而畢載之。未嘗不自詡藥俗有功。戒淫適以導淫。戒盜適以誨盜。世風日儉。不堪復問。卒之小說遂爲通人所大病。安得盡付諸祖龍一怒之威乎。然此詎小說之過也哉。耻翁有言。今日壞不在文字。所壞在人心風俗。諒哉斯言。殆爲今日小說發矣。小鳳之爲小說。非饑士賤儒比。尤非鮮恥寡廉之徒比也。星斗羅於胸中。風雷動於腕底。所撰諸書。特自抒悲憤。意態至雄傑。有幽并健兒。拍手橫刀之概。指陳時事。悲憫多微詞。于焉可見其衷也。而金昌三月記一篇。則又輕舊範約。筆致綿綽。不脫吳兒山溫水軟之習。能者無

不能此特其緒餘耳。然以視時下率爾操觚者，亦足以自豪矣。嗚呼！小鳳長予十年，讀書多予十年，飲酒倍於予，行路十倍予，交遊亦十倍予，所著十倍予，而未有止，而獨憲就予譚文藝。予特知小鳳之抑塞磊落而已。劉鯨石言：行路莫多於吾，飲酒莫多於吾，說話莫多於吾，李合肥言：不予蔣敦復以筆墨者，恐其南走越北走胡矣。懷才之士，千古同慨，則復何心獨有小鳳慨也。中華民國八年四月，王大覺序於滬濱之海天吊日樓。

姚序

小子交小鳳三年矣。風雨一堂，相共晨夕，得時聆其教誨，獲益殊深。昔嘗疑列子玉衣玉食，視猶塊蘇之說，洗灑怪誕，無足衷取。及觀小鳳之文，則又歎禦寇之說匪妄。年來小鳳好爲小說家言，遐縱超越，變化空蹈，凌行不可迹。搦衆皆守夫町域，彼獨拊而去之。視俗甚遠也。余實佩之。更有進者，小鳳自辛亥以還，非不可斗印懸肘，與絳灌騁逐，而獨甘賣文江頭，自同輩稍稍榮進者，恒貽書相招。小鳳輒一笑置之，志不爲少屈。清冲履道，德量充塞，其砥節立行，足追魏晉間士。尤小子所折衷服膺者。嗚呼！流水不歸，征蓬長逝，木皮春厚，桂樹冬榮。小鳳之鏤迹幽谿，銷聲瀛谷，五百年後，自有知者。是豈小子所敢喋喋哉？是爲序。

己未三月南沙社晚姚民哀謹序於海上簞聲琴韻樓

周序

予讀漢先生文章有年。既而識之。先生東江藉。軀體偉岸。乃如關西大漢。河朔健兒。吳中得山水之秀。士多文弱。絕鮮丰采雄駿如先生者。先生於書無弗讀。於文無弗工。所爲論著。汪洋浩瀚。氣勢縱橫。作小品則又婉約風流。筆有餘妍。殆具英雄骨格。兒女心腸者。先生豪於飲。往往醉後得佳構。任情揮洒。初不求工。而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才大心細。並世所不能及也。先生不自惜其文。一篇脫稿。隨卽拋棄。同人珍同拱壁。輒爲蒐集。付之剞劂。先生文章風行於世久矣。世之知先生者亦多矣。予則不僅愛先生之文。敬先生之爲人也。昔蕭統序陶淵明集。謂自衛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含德之至。莫逾於道。故道存則身安。先生主持正論。砥礪氣節。苦心孤詣。功在國家。非所謂道存身安者耶。是豈晚近自衛自媒者所可同日語耶。吾以是敬先生之爲人。吾以是愛先生之文。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周劍雲序於劍氣凌雲樓

自序

嗚呼。吾誠不知何者爲吾之文也。意有所不盡。則書之。旣成而吾意已盡矣。則棄之。曾不自計其吾文之爲文。尤不望人之文吾也。佛說隨緣。吾嘗參其旨而不得。旣久則恍然悟曰。浮雲太空。天地之至妙也。佛之緣乎。吾之文乎。浮雲縹緲。纈爲奇彩。則亦吾文之緣矣。已未春暮東江葉葉自序於簫引樓

小鳳雜著目錄

小說雜論

金昌三月記

短篇小說

塔溪歌

阿琴妹

張五寶

愛約

梵聲

尸諫

冲喜

傳雲

石 女
嫂 嫂
遺 恨

小說雜論

小說勢力與教育有驟斬之功而隴畝耕織之流置身不及於庠序時論不與乎壇坫瓜棚豆架皆教忠教孝之言酒後茶餘繫世道人心之運故普遍之力爲教育所弗及道人振鐸太史采風古之聖帝賢王有深知其故者矣而謂許猥薄少年下流文士操是以爲衣食之借箸哉

一代盛衰可求於小說者多矣宣和遺事汴京燈火之盛卽帝后行酒之徵板橋雜記河房文會之豪是黨禍亡國之史子曰禮失而求諸野柱下之書不可見其所以窺察今古引繩作準者惟此而已至於金瓶梅石頭記等文人附會之說猶其末焉者耳雖然此治史者之言而未及於移風易俗之說者也

文字之道吾略識其徑矣以文爲文而能以文傳者代不過數人如韓歐蘇柳屈指可數則其難盡於善可知已而況以語爲文乎余嘗曰施耐庵王實父之才使治縱橫便散之文必不許前有古人而其終爲施耐庵王實父者性也命也非文之罪也由是以觀小說豈猥薄

少年之事。故雖然此治文者之言。而亦未及於移風易俗之說者也。至於小說與風俗關係。則吾願長言之矣。三國亦一割據之局耳。正統閏運之說。爲史家爭論之資。而非讀演義者所問也。然惟其有演義。故習鑿齒所舉生經營面。僅得與陳壽對峙者。毛氏以俚俗之語。奪職而登。其力百倍於習。小說入人之深。觀於此而知矣。然三國演義之獨有千秋絕不在俚俗易解也。其一爲融貫史冊。不由杜撰。採典籍之真珠。出穿紫之妙技。與滿紙荒唐迥然有別。其一長也。文情之茂。不假倣作。如赤壁之戰。武侯曰。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一語如曹丕南下。寫江上霧合一段。如武侯將亡時。西風吹面。徹骨生寒八字。再不能臨陣討賊矣。一語皆天聲人語。絕妙好辭。令文人詞客。農夫牧童。一齊閉目神馳者。其二長也。書中於一人之死。一事之末。每綴以一詩。其詩絕非詩人之詩。而堂堂皇冠冕淵。然有雅頌之聲。褒貶之義。極嚴村婦野叟。不待解而自知。其三長也。雖然此特舉其最著者而言之耳。其膚理停勻。舉止明暢。經重疾徐。動必有則。則觸處皆是不勝言也。水滸之妙。在辭微義嚴。三國演義之妙。在辭義俱嚴。辭微義嚴者。必待善讀者之探索。辭義俱嚴者。則無待於是。此宋江之所以猶或幸免於人口。而曹操之終爲元奸大惡乎。

金瓶梅羣許爲名著實淫書也。辨之者謂其能曲寫宋時口諺及下流社會賤鄙之行。雖極寫錦衣玉食之華而骨格神態之間自然市俗。然此文章之事未審此書行世之影響也。鄉間父老有言老不看三國以其好行計謀棄本依末將盡驅世人爲陰謀欺詐之流。又曰少不看水滸以其好勇鬥狠棄本依末將盡驅世人以入於綠林赤眉之列也。由是而金瓶梅之流毒其悞盡人間年少可知矣。然此固不諱其爲淫書者被導淫之名有父母師長示戒於子弟故爲害猶小。若不居淫書之名假西國愛情之說以導一般少年於踰規越矩之境者則其罪爲尤大矣。而今之所流行者大抵如此也。以燈下一夕之誘惑足毀父兄師長累年教育此誠吾族之大劫也。

今有倡文學改良之說而主張以紅樓夢水滸等爲學校中國文課本者。此人殆酒酣耳熱故發笑談乎。不然吾真不解其是何心腸也。自周以下舍諸子詞賦有不盡易解者外其餘多言近意遠循守規矩不尙奇字之文。彼紅樓夢水滸等抱觸犯忌諱之懷爲曲屈隱微之語苟欲得其精髓實較唐宋大家爲難。如爲取其糟粕則又曷弗用落金扇金台傳等鄙俚不堪之小說猶爲一見即解哉。此不通者一也。就小說歷史言中國只有能作佳小說者絕

少能讀佳小說者。金聖歎而後。能發潛德幽光者。幾人哉。吾嘗見士流抱金瓶梅爲狎褻規矩者矣。未見一般看小說之沉浸穠郁於文字之間也。今以先賢堂皇冠冕之文授弟子。猶不能令全校爲正人。而謂以紅樓夢水滸授弟子。不至令全校少年爲賈寶玉黑旋風耶。此不通者二也。授課以講解爲要。講解以辨析字義爲要。假令此說實行。試問講紅樓夢於賈璉與多姑娘一場。如何講法。講水滸於潘巧雲看佛牙一場。如何講法。此不通者三也。如曰。因古文深邃。不適用。則擇淺顯明暢之作。以及函牘記述之範可也。彼紅樓夢水滸。豈淺顯明暢之作哉。豈函牘記述之範哉。既不如是。則揣主張者之心理。自以文學的眼光檢定其書者矣。夫小說固亦文學之科也。而人類之需文學。以發揮國華者。決不止小說一科。應世之文。絕對不取益於小說。無論矣。卽上下應答賓主周旋之間。又何嘗必賴小說之蛻化哉。習誦各種文體。各家文章。凡有待於文者。無所不有。咀嚙融化以後。自無施不可。若小說則結構體裁遣語運辭。皆別有機杼。絕不許運用之於他種文字者。而曰舍小說以外無文學也。研究文學之得小說而已足也。是誰欺乎。此不通者四也。或曰。小說多白話體。不若古文之拗折難讀。望文生義。爲功較易。不知小說之負盛名於世者。必能一貫其白話之口氣。

卽以水滸論宋時山東之諺無頁無之如遮奢也剪拂也火併也油水也楊雄奇字猶有源流可尋若此俚俗之言而欲於數百年而後爲之箋解恐非主此說者之所能矣此不通者五也

小說爲文章之一固也因是有以文言短篇效傳記體裁者此大不可也列傳之法無踰龍門輕重詳畧皆藏史筆如高祖本紀不詳世系彼豈不能遠徵前代如班彪王命論之所言哉而龍門不爲也項羽本紀開宗明義卽言世爲楚將及項燕之死雖無玄圭流火之徵而世系井然龍門猶懼人之未識也於秦楚之際月表中又一再言之自爲劉項兩本紀之箋解其法度之謹嚴爲何如是豈爲文言短篇者所得而規撫哉且亦絕弗用其規撫也列傳之言貴微小說之言貴顯列傳之言貴有徵小說之言可放誕列傳之言主祇一人小說之言宜掩映有致列傳之格律嚴於他體小說則求有神韻不以規矩列傳備載一生小說不詳生死此相異之大較也蒲留仙作聊齋志異諷讀遍於士林每篇之首亦欲自比於列傳之裁然其茂美處全不在是是雖蒲之乖覺亦足徵文言短篇與列傳之不容強合矣僕初爲痴婆子說所誤見其開首一段格律謹嚴辭氣峭拔謂得龍門之遺乃苦苦學之以致無

一篇可以終局者。半年力不能逮。固也。然畫虎類犬之失。吾亦自此悟矣。其次則爲紀事之文矣。紀事徵實。而文言短篇小說。不盡有實可徵也。惟其無實可徵。而欲勉撫紀事之文。此大難事也。今試假一例言之。資治通鑑紀淝水之戰。累數千言。無一非實。就其實以佈置之。而成敗之徵。不待戰而已分。其首段述苻堅之語。以晉元帝爲中書令。謝安爲右僕射。紀其驕也。正著其敗也。其次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紀其疏也。側著其敗也。又其次述三路進兵之容。旌旗萬道。貔虎千軍。紀其盛也。反著其敗也。此專以濃重之筆出之。以深著其戰之罪也。其紀晉軍焉。則遊山。踰墅。鎮都下之人心。回書却兵。全上遊之士氣。專以名俊之筆出之。以極寫其閒雅。且存江左人物輕裘緩帶之神。至于勝敗所分。則僅以劉牢之一戰。朱序一呼了之。此所謂蟠雲舞鳳。驚鳥之志。在一擊極紀事之工者矣。紀事之文。至於如此。其難至於如何。然是已有事實。僅勞佈置耳。若並事實而無之。試問天地間有幾許巧人。幾許巧思。而能以架空之筆。奪故人之席哉。此又愚意以爲不可者也。曲摹一人之儀容性情。爲小說家第一難事。今之作者。如官場現形記。可謂極官場之醜態矣。然亦只有一副面目也。大抵古人於此。亦自知其難。故每擇人以爲言。如施耐庵之水滸

傳爲摹撫畢肖者魯達之爽快武松之雄俊楊志之鬱勃石秀之精靈李逵之嫉媚等等皆出人頭地處而其道則一也何謂其道則一卽聖人所謂壯者散而之四方耳其一肚皮不快意事一也其銑而走險一也其懷才不遇一任其性以行之一也其爲強盜一也故苟能立強盜爲萬方同赴之的而相其才度其性別其遇以體貼揣摩之吾人乃見其爲爽快強盜也雄俊強盜也鬱勃精靈嫵媚之強盜也同爲強盜而儀容性情之不同如此遂翕然贊歎其揣摩之精而不知施之乖覺絕世也施以爲人性之異因業而殊盜特爲千百業中之一舉是以實吾筆其爲力焉易矣苟令施而不自量力欲盡舉世人以羅諸一網者則亦難乎免於精氣一散無一出色矣然而竭施之精神亦不過畢肖六七人而止耳其揣摩之難於此可知矣

昔司馬遷作史記在登泰岱歷禹穴漫汗壯遊而後所以攬天下之奇以窮造物之化以厚其氣也文以氣充小說亦文也彼刻畫兒女排比閨情者亦自有其氣也是其人焉無待羅河山關塞於胸而一室之間一顰一笑之微亦自有其襟帶開闔之道千古英雄無一不爲情種而綠窗調脂晶簾評詈之流未必卽橫劍磨盾之豪此徵諸歷史足信余言之非誣者

作小說亦然。苟能胸羅萬里，足遍九州，爲指陳形勢，體會人文，經營一局之小說，可也。爲閨房兒女之小說，亦無不可也。且無一不得其妙也。何則？其取也精，則其用也宏；宜無所施而不可也。若曲廊洞房之才，握翠携紅之手，則雖妙緒如花，清才若水，亦限於所至而止而已。卽不然，亦必能讀古人書，揣摩簡鍊，以咫尺之目，代臨陟之踪者，也是故小說之道，能以真山真水，驚波險浪，以養其上也。讀書明事，多識古人，其次也。舍是而欲爲小說，雖有聰明，亦無異巧匠搏泥，眉目雖美，恨無生氣矣。

作文之道，首重佈局。局勢既定，運氣一呵而成。每得佳作，且旣成而後，不許竄改一字。此慣見之事也。小說則非一改再改，以至於十七八改，不可。金聖嘆西廂總評中，謂偶觸靈機，須當場捉住，一經放手，便以後再得妙文，已另是一篇妙文，絕非當時之妙文矣。此誠不刊之名論。然以爲此在各體文字，則然而非可論於洋洋大觀之章回小說也。試以天地之文喻之。山雨欲來，風滿樹；一天地間奇境也。江上波花開不徹，一天地間奇境也。坐倚紅牆，看北斗，此天地間一奇境也。兩三燈火，是瓜洲又天地間一奇境也。但此種奇境，皆於偶然得之。故偶然捉得，卽成妙文。其妙如屏角一釵，黃山一角，殊未盡林木蔚蒼，眉黛畢眞之奇。若欲

盡攬諸懷。則如天時。然僅見其晴。而遂以晴爲天。不可也。僅見其雨。而遂以雨爲天。不可也。僅見月華雲采。而遂以月華雲采爲天。亦不可也。欲知天之全。則必仰測三光之位。俯通四時之運。而乃可以得也。知乎此。而可以言小說之道矣。

章回小說。博而長。博則有待於搜採。長則勾心鬥角。非一氣所能呵成。一書之中。有堯舜也。有盜跖也。有貞女也。有淫婦也。書不一人。人不一事。譬諸國家。有朝庭以容才智忠貞之士。亦有市獄以納奸宄桀悍之魁。而綱之紀者。則有章法也。有句法也。夫如是。而可以一氣呵成。如五七百言之文。云乎哉。何謂章法。一書之有悲歡離合。猶天之有雨晴寒暖也。雨矣。其晴也。必先有微雲之漸。霽小鳥之相呼。晴矣。其雨也。必有四山欲暝之氣。三秋淒咽之悲。風重。裘不溫。必先春服。而後絺葛也。輕羅未除。必先秋袷。而後御綿也。若一亂其序。則疫癘繼作。水旱不時。而天道失矣。章回小說之布局相機。有不如是者哉。何謂句法。如一書之有褒貶。輕重。猶畫師之曲肖草木鳥獸也。其枝葉不同也。翎毛不同也。姿態不同也。色澤不同也。而畫師之筆。則一耳。綠者以黛。赤者以朱。白者以鉛。青者以藍。芥之類。羽之末。纖微之神。不衰而栩栩之工。全矣。由是觀之。天不能以瞬成。四時畫師不能以一日畢。一花而謂小說可。

以不假刪改而克稱盡善哉。

今世之談石頭記者尋章索義穿鑿附會乃如漢儒之治經真足令人絕倒席上也是小說則當以小說讀之此亦一天經地義也能讀小說而又好爲奇論者宜莫如金聖歎矣然金之發奇摘異僅在文章不撫故實其於崔張之里族事實絕未嘗贅一辭金猶如此則其人之不如金者文之不如西廂者而必舍文以附會諸史抑亦末矣吾非以金爲讀小說曠古無二之人而抹殺後人也不過後人無論有何聖賢學問神仙手段亦只宜由作小說者自作小說去不宜強派作小說者爲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而登諸史官之席便令作石頭記者言言有則事事有據我亦只替曹雪芹可惜責其何以不安本分終不願說曹雪芹有史才而況所可據可則者皆由好事者穿鑿附會而出哉夫小說之有寄托固也然不過大旨如此而已若曰人人有隱名事事有暗謎則雖白盡孔夫子頭髮亦未必能成畢竟曹雪芹非聖人如何有此本領而今之人評石頭記者於穿鑿之中又儼然分洛蜀之黨囂囂終日意若甚得不知非特絕倒席上者有人卽曹雪芹有靈亦將撫掌大笑謂吾始願不及此矣我讀石頭記只當作平常小說讀惟其只作小說讀乃見其有較他小說精妙處苟能見得